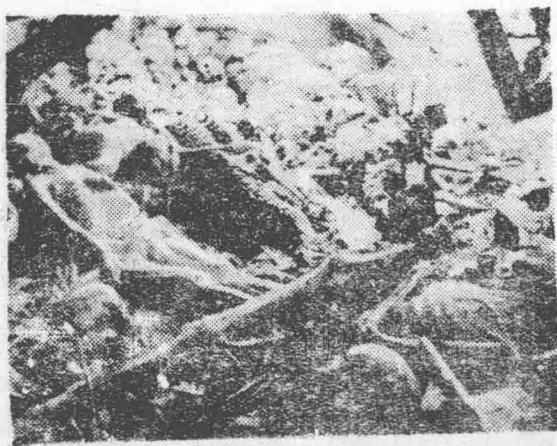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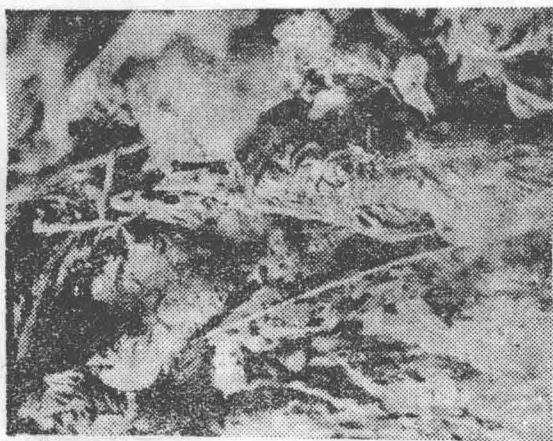
万人坑

——一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



煤峪口矿南沟“万人坑”照片四幅





655

万人坑

——一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

“万人坑”是阶级敌人残暴罪行的铁证，是一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。“万人坑”里的每一具尸体，都在控诉着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。“万人坑”里的每一根白骨，都在揭露着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滔天罪行。它告诉我们：今天生活在幸福中的每一个劳动者，要痛恨万恶的旧社会，永不忘却三大敌人的血海深仇，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。

“万人坑”是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一手制造的，是千万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堆成的。整个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个“万人坑”，现在已经很难查出总数，仅目前老工人能够指出地名的较大的“万人坑”就有十四处。如忻州窑的杨树湾，整个一条山沟是个大“万人坑”，当地群众把它叫做“死人沟”，那里曾经堆积过不下七、八千具矿工的尸体；同家梁的黄草窠、黄龙沟；永定庄矿的大沟湾、后窑沟、瓦渣沟；忻州窑的南山沟；白洞的老爷庙沟、郑家沟、面窑沟、豆角沟；以及煤峪口的后沟、皮襖襠沟、南沟，都是屍骨堆积如山的“万人

坑”。由于年长日久，多數“万人坑”仅留下白骨垒垒。煤峪口南沟的“万人坑”比較完整，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两个山洞。据老工人談：正面的“大塘”山洞，面积很大，早些年，一个大雨天，曾有六羣羊放到洞里边躲雨，还没有佔滿。側面的“山拍縫”是一个深坑，从地表到坑底有188个石台阶。这里边都填滿了矿工的屍体。另外，附近的所有山沟、山窰里，挖土數尺都可以发现成堆的白骨。其实“万人坑”，屍体何只万具！

这样多的矿工集中地慘死，被扔进“万人坑”，事实本身就是极端殘酷的。但是，旧社会的历史，却比“万人坑”更殘酷的多。

矿山从前有首歌謠：“牛进屠場，馬进站（驛站），沒錢的穷苦人来背炭”。多少年来，成千上万的貧苦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城市貧民在統治階級压榨、欺凌下，走投无路，被逼被騙到煤矿。爬出了泥坑又掉进了火坑。在煤矿又受尽了百般的折磨，受尽了慘无人道的压迫与剝削。在小煤窑时期是：“跑馬尺、翹天秤，一天的工錢給三成”。矿工的生活条件、劳动环境极端恶劣，經常造成疫病流行。据大同县誌記載：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一次病疫中，死去的矿工屍体就埋滿了二十亩大的一块土地。矿工們說：“来到口泉沟，要想回家揸骨头”。实际当时的矿工不死于井下就死于飢餓，不死于飢餓就死于病疫。

由于大同煤田蘊藏丰富、煤質优良、开采方便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資本主义三大敌人，視為肥肉，竞相爭夺。1910年英帝国主义开凿晉华宮小井，1918年

保晉公司开凿忻州窑豎井，1920年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开凿白土窑井，1929年軍閥閻錫山的晉北鑛务局开凿永定庄和煤峪口两对矿井。在三大敌人殘酷的統治剝削下，大同矿工的苦难更加深重。特別是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規模的侵略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，使大同煤矿与我們祖国的大片河山一起淪陷在日寇的鉄蹄下，矿工的境遇就更加悲慘了。

日本帝国主义在卖国賊、地主、官僚、軍閥、流氓、地痞这一帮豺狼和民族敗类的协助下，一起魚肉人民，他們从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和山西各地，用逼、騙、拐、抓等等恶毒手段，把大批的貧苦农民和其它劳动者赶到大同煤矿的不下四、五万人。另外，还利用伪政权和勾結矿区附近各县的汗奸、地主，狼狽为奸，組織什么“勤勞报国队”，每村出一人，每期三千人，三月为一期，到大同煤矿当“苦力”，这样被騙来的也有两、三万人。他們被抓騙来矿后，关在四面透风的大房子里，吃的是煮黑豆、紅豆、霉高粱、“兴亚面”（糠、花生皮、麦麸混合磨成的面，工人們諷刺地叫做“兴亚面”）。就这样还要在把头、监工的鞭子下，在沒有支柱、沒有生命保障的生产条件下，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。那些吃人魔王为了防止矿工逃跑和反抗，建立了矿警队、督察队、密探队、洋狗队和宪兵队，实行了殘酷的軍事統治。在工人住房周圍安上了电网，由房长、把头、狗腿子們監視，矿山周圍还遍布崗哨。下井后又有日本鬼子、把头、用棍棒、鐮头、皮鞭、洋刀监工。矿工們动不动就被栽上“通紅”和“思想

上不良”的罪名，用洋狗咬死或乱棒打死，甚至全身涂上瀝青在太阳下活活地晒死。矿山成了“人間地獄”。

鬼子們为了大量掠夺煤炭，采取以人換煤，不顧一切坏破煤田，毫不考虑井下安全，因此井下透水、頂板、瓦斯等重大事故不断发生。如1941年忻州窑矿小北巷起火，鬼子立即在巷道口打上石墙，把四个采区的工人全部悶死。1942年煤峪口矿井下透水，把全井100多人堵在下边，最后仅有两人靠吃井下的老鼠得以活命。1940年忻州窑矿四号工作面塌頂压住三十多人，工人們赶去搶救，日本鬼子把被压住的工人用洋刀砍死，命令工人去找电钻。象这样的事故數不胜数。

由于上述情况，造成矿工大量死亡。他們为了处理这些惨死的矿工，专门成立了拉屍队，把屍体扔到山沟。更殘酷的是1942年春天，工人們因吃“兴亚面”和喝井下的臭水，大部分人得了病。而日本鬼子却說是霍乱和瘟疫，每天把有各种病的矿工，甚至連他們沒有病的家属，強拉到“燒人場”、“炼人炉”燒死，或把重病人活活地扔到了山沟里，任凭狼拉狗啃。

“万人坑”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但是，在那万恶的、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，我們大同矿工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多少年来，矿工們为了反抗剝削和压迫，进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斗争。

1921年，偉大的中国共产党誕生以后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国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，大同矿工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1922年，党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同志，就曾亲临張家口，具体領導包括大同在內的平綏路（即今天的京包路）沿綫的工人运动。1925年，党的北方局，又派了蕭友梅（即詩人蕭三）同志，来領導平綏路沿綫的工人运动，大同工人中开始有了党的組織。1937年春天，党又派了閻秀峯、李林等同志来到大同，建立了党的大同工作委員會，在大同矿工中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，建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組織。接着党又派了以宋时輪同志为首的八路军宋支队，开到了大同的后山（挖金灣、馬脊梁、吳家窰一带），領導矿区人民的斗争。随后，党又派了許多干部，深入矿区，在矿区建立了大、怀、左县（即大同、怀仁、左云三县的边区）人民政权，在矿区組織了工、农、青、妇救国会，以及民兵和矿工游击队、武工队，英勇地打击敌人。

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要大量掠夺大同的煤炭资源，党就針鋒相对地提出了“不給敌人出煤”的口号。矿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，展开了逃工、罢工、怠工等斗争，使敌人一筹莫展。1940年6月，日本帝国主义从河北保定一带抓来八百多人，关押在煤峪口矿，并实行殘暴的“圈窰”，让工人在井下吃飯睡觉，一礼拜上来放一次风。党組織和矿工們，为了挽救这一批同胞，打击敌人，巧妙地突破敌人的电网和看守，跟这八百多人取得联系，經過周密布置，在一个夜晚，里应外合，举行了大暴动，使这八百多个阶级弟兄，全部冲破囚禁，跑到解放区。

在党的正确、英明领导下，大同矿工和全国人民一

道，經過英勇的战斗，終於推翻了三大敌人的野蛮統治，·获得了解放，在那人間地獄的廢墟上，建設起美好的今天，还将建設更美好的明天。

今天，在这許多“万人坑”上，已經开出了胜利的鮮花。但是，这大海难量的階級仇，长天难度的階級恨，无论老一輩，或年青的一代，以至我們的子子孙孙都要記住，永远不能忘記。要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附：老工人談“万人坑”（三則）

老工人談“万人坑”（三則）

我是从“万人坑”里被救出来的

我的名字本来叫閻进富，我父亲叫閻生堂，原是河南安阳的一个貧苦农民。1943年由于天災和地主逼租，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了，碰上日本帝国主义在那里招工，說什么“上大同煤矿做工，吃得是白面，掙得是大洋錢，住得是洋房子，要多好有多好”。他就帶着我一起被騙来到了大同煤矿。

到了大同煤矿才知道这儿是人間地獄，可是已經上了強盜船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来到忻州窑矿，被关在四周圍着电网的大房子里，每天由鬼子、把头押着上下井，一天干十二个多小时的活，只能掙到六两烂黑豆、霉高粱，父子俩分着吃。挨冷受餓，非人的生活，不几天就把我們父子俩折磨得骨瘦如柴。七号柜大把头馬明华說欠他的

飯錢，逼着還債，搶走爹倆唯一的一條由老家帶來的破被子。有一天父親在井下推車，餓得眼一黑，摔倒后被車壓傷了腿，把爹把他拉進古塘里，兩天后才被同房的礦工弟兄找着抬了回來。那時哪有給礦工開的醫院，沒幾天傷口就化了膿、生了蛆，人還活着，就被扔進了“萬人坑”。他死了以後，留下了七歲的我，無依無靠，沒吃沒穿，把爹又逼着七歲的孩子下井干活，沒幾天我也病倒了，沒人性的鬼子和把爹又把我拉着也扔到了“萬人坑”。我躺在“萬人坑”里的屍骨堆上，吃死人的野狗從四面跑來，吓得我大哭大喊，幸好有一個叫馬德勝的老礦工從“萬人坑”邊走過，聽見有人哭喊，才過去趕散野狗把我抱起來，背回家去，養活起來。他就是我的繼父，我從此就姓了馬，改名馬生子。

永定庄礦五三掘進隊隊長 馬生子

一家十一口人，九個被扔進“萬人坑”

我叫錢奎保，現在是白洞礦的六級絞車司機，我本來姓王，名叫王九祥，錢奎保是以後改的。我九歲那年，在還不清的閻王債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跟着父親（王成義）和近親共十一口人被騙來到了大同。

到大同後，父親便在四老溝礦一個姓白的汗奸大把頭手下上工，每天干十二個多小時，只給三角錢飯票，買的飯連一個人都不夠吃，還得分一份給我吃。由於吃得是霉高粱、爛黑豆，喝得是井下的髒水，沒幾天，父親便拉起

肚子，病倒了，坐都坐不起来。一天早晨，白把头和一个日本鬼子进来还硬逼着去上工，大声叫着：“王成义你几天装死不上班，今天叫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”！说着便照头上打了两棒子，打得我父亲顺咀流了白沫，接着便喊来“拉屍队”，拉着就走，我当时哭着上去拉，被狠心的把头一脚踢出了五、六尺远。就这样，父亲被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后来，三个舅舅、表弟、姨夫、姨兄、姨弟、远方姐夫一个接一个地也被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我是被一个姓钱的石匠收留抚养才从死里逃生的。就这样，在把头、鬼子、万恶的旧社会的残害下，一家十一口人，只剩下我和表兄两个人。

老工人王殿林親眼看到的

今天挖金灣矿的老工人王殿林，原来是左云县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。194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搞起所谓“勤劳报国队”，到各地要人。王殿林和附近各村许多被抓来的贫苦农民一起来到了大同忻州窑矿，关在大房子里，吃的是煮黑豆、豆餅，每天五更下井，天黑才出井，经常挨打挨骂。几个月的功夫，同他一起来的四、五百人，死得只剩四、五十人了。有一天，靠着他睡的一个小伙子又病了，把头知道了，就叫人硬把他拉出去，拉着往外走的时候，那个小伙子还两手握着抬他的铁絲不停地哭喊，就这样活活地给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

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編印

1963.10.5.